

—第一站—

嘉義市軍人之友社是此行的第一站，記得去年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說：「……明年夏天，我將振衣於雲霄，勒石東南亞最高峯。爲您做拔海三九九七公尺的祝褔。」當時並未認真，沒想到今天我竟能背起登山袋，猛叩玉山的大門。

當天第一梯隊已經歸來，繪聲繪影都是山的事情，說的人輕鬆愉快，聽的人都越聽越緊張，無異是一種折磨，加上北回歸線的氣候又出奇的炎熱，這種折磨早已經超出人類容忍力的範圍了。

—登山火車

阿里山的登山火車是很有名的，有一個人說得很好：「坐上這種火車，有與大自然直接來往的感覺。」雖然這種感覺，在我的一生中，並不太欠缺，但這一次我強烈地領略到它的美妙，原來，我並沒有呆在「舒服」（自然這是比較而言的車廂裏），我坐在整個列車的最前面，那支持整個鐵路線的煤車上，遠離火車的吼叫（因為發着怪叫的火車頭，在列車的最後面）掙脫所有的桎梏，以整個自我呈獻給大自然，幕天席地，因群山與我共遊而自豪。

阿里山的美無人不曉，但要了解她恐怕不容易，她的美不會使騷人孕育哀艷的情節，也不在於眩目的變幻，阿里山的感人，是赤子的純真，仁者的寬廣和遊俠般的豪放，滿山的美依戀在你的身旁，會使你深深地感覺到：這個世界上到處充滿着美好，諸種消極的情緒，都沒有站得住的理由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種喜悅！

—高山博物館

阿里山高山博物館，慈雲寺，和一個忘了名字的國民學校，都相隔不遠，這小學跟和尚廟都不能算是最高的，但博物館，却名符其實，是全省最高的博物館，這個地區的共同特點是「靜」，「靜」包含聖潔與高雅二種情操。

慈雲寺的和尚是可以娶太太的，很多文人，因而在文章上當做笑料，不過我以為結婚是無妨於修持的，就像結婚無妨於成爲孔夫子一樣，尤其是在這樣的環境裏。

站在高山博物館旁邊的樹根上，往左邊，可以看到一個綠色的山谷，高大的針葉林密集在雲霞中，遙遠是遼闊而迷濛的原野，週遭凝靜，可以感應到樹靈的呼喚，突然風飛雲散，巨樹舞動着雙臂，像一群巨人，誠摯地呼籲：拉下面具，返我自然吧！

—塔山—

在阿里山勞工之家，有一個失眠之夜，氣溫驟降，禦寒設備不足，戰慄使我終夜清醒；那一天早上，四點多就起身了，由簡陋的窗口往外望，大地尚未醒來，只有塔山，因爲東方的微曦，顯現着有力量的輪廓，這時候，一陣一陣的白雲，正緩緩地向塔山前方的谷底沉去，據老資格的登山家說，這些沉降在谷底的白雲，日出時又會逐漸上升，往後的日子，幾次失眠的晚上，在朦朧裏，又重見了同一幅景像，每一次，我都有安祥寧靜的感覺，於是能够平和地睡去。

—二十一彎—

二十一彎，大約在東埔去排雲山莊的半路上，在八十度左右的山壁上，開成之字形山路，左右轉折一共有二十一次，對玉山的朝拜者而言，是體力，耐力跟毅力的殘酷考驗。

掙扎到二十一彎的中途，必須每五步休息一次，才能維持生命的凝聚；神智已經模糊，盲目前進，引導着意志的燈塔，就是山壁頂上同伴的呼喚，以及在意識裏，那越來越清晰的「山」的影像；終於到達壁頂！可說是精神與肉體的双重勝利，俯視掙扎前進的來者，油然

產生濃厚的同胞愛，但即使是加油的聲音，也必須高聲喊出，才能越過來者心臟的轉動聲，而傳入他的心靈深處。

—白 木 林—

白木林距離玉山頂十三公里，滿山都是神木型的巨材，幾世紀前突然全部死去，細枝與樹皮都被歲月雕盡，只剩下蒼白色的巨幹，放眼，滿山肅殺，只有遠處，南玉山的墨綠是生命的象徵，來到這裏，我距離前面的人已經一百多公尺，在我後面的人則在半小時的路程外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倍感蒼涼，撫摸着巨靈的軀幹，都是豪俊之材啊！什麼原因集體死去呢？真是不解之迷，然而，存在又有什麼益處？在這樣偏遠的地方，又誰能夠賞識您們？除非仁者，仁者樂山！

—舊 紀 錄—

清晨由東埔出發，到達此行最後的營地排雲山莊時，才十一時三十分鐘，備在路上充饑的中餐，晚餐二個便當，都沒有派上用場，固然有人比我更快，但是我的努力，已經超出舊紀錄整整二十分鐘，看着那二條，被自己診斷為神經痛的双腿，想起臺大醫院連續三次的求診，站在莊前的隊旗下，在逐漸高漲的豪氣裏，我恍然大悟，我的痛苦是孤獨生活和過份敏感的思索的代價。

征服玉山，對許多人並非當急之務，倒是內心那幾座崢嶸的奇峯，像自卑、冷酷和偏激等，妨礙社會生活，阻絕友誼之路的天塹，才是必須立即克服的對象。

—排 雲 山 莊—

排雲山莊在玉山主峯與西峯之間，海拔三千四百，西來的雲流，在這附近受主峯的阻擋，向二側排開，因此得名；是一個破爛，但充滿了夢的木屋，多少個勇敢的登山者，憧憬着在它的屋頂下，渡過一個美妙的晚上，僅僅一個晚上。由日落到日出，就能換來終身美好的回憶，對於登山者如我而言（在山莊的屋頂下，這種稱呼給我的興奮，遠勝使我臉紅），這種回憶將包括許多的心酸，記得行前，我在日記裏寫着：「我將燃燒起生命，全力以赴，即使只能夠到達排雲山莊，我也心滿意足，因為今年是最後的機會，以後的暑假，必須實習跟受訓，而隨着年齡的老去双腿的神經痛，將使我漸趨消沉，如果終我之生不能親聞玉山的聲息，將成為一生的憾事。」如今，我正安臥在這夢幻般的山莊裏，對於明天的登峯造極充滿信心，我的興奮該如何說呢？

興奮與攝氏三度的冷風，使我終夜清醒，環顧室內，擠在一起的同伴，每一張臉孔，那麼安祥，多麼可愛，突然，有一個人堅定地說：「我一定要重考！」啊！原來是夢，是夢都該受到尊敬，因為夢包含着希望，於是，我擎燈起身，在林間漫步，雲烟追隨在我的身旁……。

—祝 福—

第四日絕早，由山莊向玉山頂進發，哭坡、浪坡、碎石坡、風口，路越來越難，但步伐越來越快，因為山的呼喚更趨響亮，令人難以自持。

終於我登上了玉山頂！北山，東峯、西峯、南玉山環繞在我的周圍，東方雲煙迷濛處是海岸山脈，更遠的墨藍是太平洋，西邊的淡藍是臺灣海峽，北方，北方的峯列正隨北風南下，南方則充滿着希望，秀姑巒山，秀姑巒山，山河與我同尊，永恒與我同在，我跳躍，我高呼，跟所有的人擁抱，把紀念印章蓋向全身所有的東西，有人含着眼淚，請求別人把名字塗在他的身上，有人跟你擁抱，就忘了放開，也有人沉默不語。

玉山頂，是個狹長的小平台，最高的地方，有一個三角點，算是一等三角點吧！但是沒有高度標誌，三角點上面，不知誰留下一個水泥雕像，似佛非佛，如果對它凝視久一點，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，逐漸溫暖你的心靈，真是奇異！

離三角點不遠，有一根斜斜的木桿，是登山者升旗用的，這次一共升起三面旗，國旗、會旗、隊旗，升旗時沒有唱歌，也沒有奏樂，但狂風為我們奏出勇者之歌。

旗桿的周圍，堆了許多瓶子，裏面每一張名片，都代表一個登山者的驕傲，其中有一張名片寫着：陳西榮，七十一歲，勇敢的人，請接受一個即將老去的人祝福。他早我十九年登臨，但願他依然健在，我輕輕祝福放入一張名片緊依在他的身旁。

—山 神—

下山了，誰又能夠長留在玉山頂上呢？就像我們謳歌青春，然而幾許青春長留，向美好的感受道別，似乎就是做人的天職，幸虧，我們還能回憶回憶，能夠充實以後的日子，回憶能夠重得昔日的力量，是回憶，使我們靜靜地走向排雲山莊。

在半路，一向沉默的本兄，突然回頭，指着山，高聲大喊：

「那就是玉山，玉山在那兒！她不說一句話，但多麼有力量，多麼偉大的勸善力量！」

「這就是存在，這就是神！」我緊緊地握住李兄（這個以前我從未見過的人）的手，登山，太容易使人親近了，因為感觸是如此地接近，因為劇烈運動，使人無法拉起臉上的肌肉。雖然玉山行已近。